

# Miao Wei

## 自我呈现的爱人

大卫芬奇有一个电影叫《消失的爱人》，这个电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。我看了电影之后，又把小说找来看了一遍。

尼克和艾米，最初相遇是在纽约，两人结婚后，艾米跟着尼克回到了老家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。尼克在老家找了份教书的工作，他还怀念在纽约当杂志编辑的风光，没事儿偷偷看自己编辑过的旧杂志。我看到这段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我自己做杂志编辑的时光，那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掌握着话语权，以为自己是个精英呢，所以我对尼克这个人物真是心有戚戚。尼克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女学生，妻子艾米发现尼克出轨，就设下了一个圈套坑害尼克。《消失的爱人》最

特别之处在于尼克没杀死艾米，艾米也没干掉尼克，经过了一番血雨腥风，两个人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，却还要生活在一起。

这本小说的结构很有意思，男女主人公分别讲述，丈夫尼克讲一段，妻子艾米讲一段。艾米说，当年在纽约相识的那个PARTY上，我在表演，我扮成了尼克这种男人所期待的酷妞儿。什么叫酷妞？就是热辣性感，有才华，风趣幽默，喜欢足球，喜欢纸牌，喜欢黄色笑话，喜欢电子游戏，喜欢喝啤酒，在床上愿意尝试新花样。艾米说，不给男人添麻烦的酷妞儿是男人“意淫”出来的，热辣性感又善解人意，好多姑娘都假装成是酷妞儿。可女人还对男人有期望，希望他们会读简·奥斯汀的小说，会织毛线活儿，喜欢植物，开派对时一起做做手帐。酷妞儿是艾米的面具，尼克的面具呢？有才华，风度翩翩，幽默。可时间长了，他的一腔浪漫和款款深情也变得支离破碎。艾米说，两个人摘下面具，露出真面目的时候，就是由爱生恨的时候。


我在这里要引用莎士比亚老先生的一句台词：“世界是一个大舞台，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些

演员，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，也都有上场的时候，一个人在一生中要扮演好多的角色。”有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，欧文·戈夫曼，写过一本书叫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》，他的主要观点是，所谓社会现实，就是我们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创造出来的，我们平常会根据环境空间来定义自己的行为，我们不断解读其他人所传递的信号，根据对这些信号的理解做出自己的反应，这就叫“情境定义”。我们观察社会，得用看戏的眼光，观察人与人之间是怎么互动的，我们也得演戏，我们要让自己的形象符合社会主流价值，按照一个理想化的样子去呈现自己，我们

还要控制自己的表达，管理自己的情绪，管理自己的表情。戈夫曼这本书是上世纪50年代写的，其实我们对“自我呈现”非常熟悉，你看我们去面试，总要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；我们去相亲，跟女友头几次约会，总是抢着付账，说好多笑话，显得自己风趣幽默。一对夫妻

面对一群朋友的时候，妻子总会表现得更为恭顺。

回到《消失的爱人》这本小说，艾米的爸爸妈妈是童书作家，写了一套系列丛书叫“小魔女艾米”，可以说，艾米就是在自我呈现和自我塑造中长大的，说得刻薄一点儿，天生就是个“戏精”，她在书中陷害尼克所设想的圈套，都是靠表演来进行的——假装对尼克的婚外恋不知情，隐忍一年多，写了一本假的日记，假装怀孕，假装失踪，假装受到虐待。被公众关注之后，尼克接受自媒体采访，接受电视台采访，自己拍视频发到网上，他也进行着一连串的表演，并且一直在琢磨怎么提高自己的演技。

“戏精”“影帝”“表演”，这些词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都有点儿贬义，还是“自我呈现”这个词更准确更中性。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注重“表演”与“自我呈现”。

**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注重“表演”与“自我呈现”。**



苗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写字,旅游,锻炼